

满江红

为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赋

黄德杭

八载胡尘，流遍了炎黄赤血。神州地，炮火连天，烽烟激热。倭寇猖狂攻战急，中华奋勇歼敌烈。记当年，举国苦熬煎，堪齿切！

虾夷虏，终消灭；千秋耻，幸湔雪。喜解放新天，艳阳喷射。尽扫妖氛光禹甸，齐奔四化雄燕阙。看今朝，迈步入康庄，辉煌业。

社公岭观战

罗福义

抗战洪涛脑海迴，田心村上弹丸飞。

窜楼穷寇惶惶射，傍壁豪雄狠狠围。

百姓跑来哄岭震，千声呐喊助军威。

残敌拼命乘宵遁，更识中华不可摧！

（一九四五年春某日，数十个日本鬼子自武宣县城来三

黑骚扰，被三里自卫队痛打穷追。此仗，我等数十人站在社公岭呐喊助威。）

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公开信

编 者

1938年冬，开始于1937年7月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党广西当局组织第三届学生军。高举团结抗日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广西省工委，为了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地派近百名党员到学生军里去，中共武宣工委委员韦世刚（后改名天强）是其中之一。他和在武宣中学当教师的县工委书记覃秉寿大力发动知识青年报考。当时全县人口只有十三万左右的武宣县，报考者竟达两百多人，其中获得取录者九十多人，大部分被编入学生军第二团（详见载于《武宣文史资料》第三辑的《战斗在祖国南疆的一支抗日队伍——广西学生军武宣同学参加抗日活动的回顾》）。

1939年11月中旬，日本军队从钦州、防城登陆，11月24日占领南宁，进而占领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桂南会战由此开始。这时在陆川县工作的广西学生军第二团的武宣同志，在韦世刚（天强）同志倡议下，发出《广西学生军武宣同志为保卫家乡敬告乡绅父老和青年同志书》，油印送回本县散发。我们认为，这封充满爱国热情的公开信，是对青年

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所以把它登载在这里。

附：

《广西学生军武宣同志为保卫家乡敬告乡绅父老和青年同志书》

敬爱的各位乡绅父老们：

亲爱的青年同志们：

祖国危急！广西危急！家乡危急！日本强盗侵略的毒火已经燃烧到我们的大广西来了！眼看着历史上空前最悲惨的灾难很快就要降临到我们可爱的家乡十多万同胞头上来了！

为了粉碎敌人进攻，捍卫祖国、保卫家乡，我们跑出学校，远离家乡，参加了学生军。时光荏苒，至今已整整一年了。一年来我们工作、学习、战斗在华南国防最前线，在这敌人侵犯大广西将要危害到我们可爱的家乡的今日，我们对于家乡特别起着最关切的思念。今天我们以无限热忱及诚恳敬向家乡绅士父老们，青年同志们作紧急迫切的呼吁！

乡绅父老们，青年同志们！敌人已打广西且已强占了我们的南宁，我们绝对不能存着“只顾公婆齐全，不管外家死绝灭”的错误心理，不论敌人进攻南宁也好，梧州也好，贵县也好，我们武宣十多万民众都应该毅然负起保卫大广西的任务；不要稍存苟且之心以为敌人不会残害到我们的武宣，我们要清楚透彻的认识：两年多来的艰苦抗战已经完全暴露日本豺狼野心，基本国策是“灭亡中国，独霸东亚。”所以我们要特别着重的揭出敌人现在强占了南宁，必定还要想占领宾阳、贵县、武宣、梧州、柳州、桂林以至整个广西、整个中国！

乡绅父老们，青年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当敌人到来的时候

全体退进瑶山十八山企图逃避过空前的残酷的洗劫呢？我们能不能甘心作敌人顺民，作敌人走狗马奴呢？我们能不能让敌人毫不费力就占领了我们的武宣呢？我们能不能让敌人和汉奸毫无顾忌地到我们家乡进行惨绝人寰的烧、杀、奸淫、掳掠呢？……不能，一千个一万个不能！

乡绅父老们，青年朋友们：绝不要相信敌人和汉奸那些甜言蜜语口蜜腹剑的胡说，他们说日本不是来打中国，是来救中国老百姓。同胞们，日本鬼真有这样的好心吗？难道几年来，在日本强盗猛烈的进攻和野蛮统治下，中国老百姓的性命，死在他们的刀枪炮弹下同胞不知凡多千百多万了！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房屋已不知被他们毁灭了多少！敌人现在更穷凶恶极的加紧进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征中国人来打中国人，括中国地皮来打中国，这是何等阴险而又毒辣的侵略政策！

乡绅父老们、青年同志们：事急了！乡危了！日本鬼和汉奸是我们不共天地的死敌，时间不容许我们再迟疑，更不容许我们再作任何幻想，今天每一个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都应该坚决地一致奋起团结，准备为保卫自己的乡土而流血而战斗！

我们都是不愿为人奴隶狗马的黄帝子孙，我们需要迅速展开紧急抗敌工作，用双倍的打击粉碎敌人的进攻，英勇地担负起保卫大广西的神圣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

第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不畏难，不怕苦，不悲观，不失望，视日寇为死敌，视汉奸为世仇，与日寇作殊死战，反对一切傀儡，誓死奋斗，不屈不挠，坚持抗

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第二、每个不愿当亡国奴的黄帝子孙，要在保家卫乡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不分言语（来人士人），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幼，特别是青年与父老更要紧密的团结起来！青年要尊敬父老，父老要爱护青年，鼓励青年，积极起来领导青年，迅速展开紧急抗敌工作，粉碎敌人进攻，保卫家乡！

第三、组织成立武宣战时工作团，迅速展开紧急抗敌宣传、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保卫家乡的工作！

第四、武装知识青年，开办战时抗敌工作训练班，将热情工作的青年实施以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把经过训练的青年分发到各乡村各游击部队中起领导作用。

第五、成立文化合作社推销抗战书籍、杂志、报纸。

第六、创办小型油印报、报导抗战消息，传达抗战政令，提高本县文化。

第七、组织游击队，守护队，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第八、厉行锄奸运动，肃清汉奸、反动派卖国贼。

第九、积极推行政府战时政令，如空室清野、国民抗敌公约、军民合作公约。

乡绅父老们、青年同志们：我们无论如何要坚决抗战，要保卫家乡。我们务必要尽最大最善的努力去执行的紧急任务，我们坚决自信在胜利地完成上面的紧急任务之后，我们一定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家乡，捍卫祖国的神圣任务！

广西学生军第二团武宣全体同志敬叩

民廿八年十二月七日

日寇血洗乐业村

周纪瑞

1944年下半年桂柳会战期间，广西大部分沦陷。11月3日，武宣县城被日军占领。

由于敌人兵力分散，驻武宣县城的日军只有两百多人，而且城里的群众不甘心做敌人的顺民，早已疏散到乡下去了。城里除日军外空无一人，因而敌人无法在我县建立的政权。无人替他们征粮征税，他们所需粮食主要靠到乡下抢劫来维持，因此县城附近的乡村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其中损失最大的是乐业村。

乐业村离县城十多公里，位于二塘圩东面，同我家所在的猛上村相距不到两公里。全村有一百多户，分为上里、下里两部分。村后是一排高山，村前是一片宽阔的水田。

1945年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三日）凌晨，驻县城的日军趁着黑夜开赴乐业村后，便上山占据了制高点，天刚蒙蒙亮就开始进攻：首当其冲的是下里。敌人一面开枪示威、一面叽哩呱啦地叫喊，（也许是叫村里的人开门）村民们被惊醒了，但已来不及逃跑，他们只得拿起枪杆从窗户或枪眼监视敌人的动静。下里富裕人家较多，不少人有枪，其中一位叫张德勋的青年，看到一个敌人挥舞着军刀指挥敌兵分散前进，估计此人是个军官，于是他沉着地瞄准了目标一枪

就把这军官击毙了。村里持枪的人也一齐开枪射击敌人。

敌人为了要拖回这军官的尸体，不惜代价接连有五个敌人来拖尸，结果都被击毙了。后来敌人调集几挺机枪压住我方的火力，才能把尸体拖走。

敌人对下里攻击了近两小时，尚未能攻下，大概为了争取时间，只好转移目标去攻击上里。

上里没有下里那么多富户，武器较少，而且从外地来避难的人甚多，不像下里的人团结一致抵抗敌人。

当敌人进攻下里时，上里不少人惶惶出逃。大家都往山上跑，其中一人跑得较快，他跑到山顶时被山上的敌人一枪击毙了，后面逃跑的人发觉山上有敌人不敢再往上跑，转沿着山脚朝猛上村方向逃去。

留在村里的人和敌人对抗了一会儿，村里的闸门被敌人用炮轰塌了，村里的人无法抵抗，只得让敌人冲进村来。敌人进村后便挨家挨户搜索，把来不及逃跑的人赶到一间大厅集中，先把每个青壮年的手嗅一嗅，如有硝烟味的认为是开枪抵抗的人，当众用刺刀刺死，一连刺死了三人。然后便把所有的男子押走。唯有一个三十多岁姓李的男子，机灵地穿上了一件老妇人的衣服，用头巾包头仅露出部分脸，并抱着自己半岁的孩子，挤在妇女堆中冒充老妇人，这样才免于遭难。

被押走的数十人中，大部分是外地来避难的人，本村人占少部分。敌人把他们押到村后的一个果园里，先挑出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做挑夫，其余的都用刺刀杀害。敌人离村后，人们到果园去看，见到地上躺着三十五具尸体。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破了肚，有的被刺刀刺得肠子流了出来……。鲜血染红了园里的青草地，令人惨不忍睹。人们还在一棵树脚

下发现了从县城来避难的包老头，他被刺刀刺了重伤一时尚未断气，还向来看的人要水喝。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又因处于动乱时期，无法送他到别的地方抢救，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痛苦的呻吟中死去。

当村民被赶到大厅集中之时，另一部分敌人挨家挨户翻箱倒柜进行掠夺。在一间房里搜出十五岁的李小弟，敌人便把他绑在门前一根柱子上就继续抢劫去了。这时被赶到大厅集中的小弟的母亲，趁着敌人离开大厅，便回家探看小弟的情况，谁料到赶到家门看见小弟被绑在柱子上，心中非常着急。小弟见到了母亲便叫母亲替他松绑，可是这位愚蠢的母亲害怕替儿子松绑后，会株连全村人被杀光，而且他以为敌人仅是绑小弟在这里而已，不会再杀害他，如果要杀刚才搜出时就已经杀掉了。固而不敢替儿子松绑。没料到敌人转回头时当场用军刀把小弟开膛破肚，使人目不忍睹。他的母亲痛不欲生，后悔莫及。

敌人逐户搜索时，一个日军撞开一间房间，这房里躲着李××两夫妇。当敌撞门时李××迅速躲进了床底，他的妻子已来不及躲了，那日寇走进这阴暗狭窄的房间，看到一个中年妇女，高兴极了，他兽性突发便把这妇女按在床上奸污。李××怕死不敢出来同敌人拼，只好在床底下干着急。敌人走后，他的妻子才从床底把他拉出来，骂他是软骨头，不中用，不敢出来干掉鬼子，使自己受了奸污。

敌人在村里杀人、强奸、抢劫、折腾了半天，撤退时强迫“挑夫”把他们抢来的粮食、猪、牛等物资运往县城。后来这二十多个“挑夫”再也不见回家，有人说他们被强迫挑敌人抢劫来的物资到县城后，全部被敌人杀掉，并把尸体投

入了黔江。

这次敌人攻打乐业村，除了杀掉这二十多名被他们强迫作挑夫的青壮年外，在村子里还杀死了四十一个人。

残暴无人性的敌人在我县又欠下了一笔血债。

猛上村之战

周纪瑞

武宣县城被日寇占领后，各乡各村人民纷纷组织起来抵抗敌人，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县城里。他们下乡抢劫粮食牲口，进行烧杀、奸淫时，常遭人民的顽强抗击。广大农村仍掌握在人民手中。

1945年2月26日（农历乙酉年正月十三），敌人攻入二塘乡乐业村，在该村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接着又于两天之后——2月23日（农历正月十五）围攻猛上村，受到该村群众狠狠的还击，伤亡惨重，失败而归。

猛上村是个独家村，是一家姓周的大家族共居。村子房屋宽大坚固，四周有四座高大的炮楼，炮楼周围和房间都有着密密麻麻的小炮眼。而且村子位置座落在一条大山沟的低洼处，地形险要。武宣城和二塘圩也有些群众疏散到这村

子里来。

农历二月十五日早晨，天刚朦亮，朦胧的圆月还挂在西边山顶，大地在黎明的曙光和将落山的月光余辉相映照下，已经看得清两三百米内的人或物了。这时日寇驻武宣的守备队已经绕道二塘圩摸到猛上村来。在离村三百多米的山脚处，当时在大琳乡的国民党武宣县政府的自卫队设有一个哨所，日夜有人放哨。大概此时哨兵发现了人，但还摸不清是什么人，因此大声吆喝着：“是哪一个？”话音刚落，接着“哒！哒！砰！砰，”敌人的一阵轻机枪把一个哨兵打倒了，其余的两个哨兵惊惶失措的逃出哨棚沿着山脚的松林逃回大琳乡古寨村向队长报讯去。

此时村里的人们已被枪声惊醒。男子们马上拿起武器跑上炮楼顶观察，看到周围山上满是荷枪的敌人，他们像蚂蚁似的向村子包围过来，形势非常紧急。于是他们叔侄兄弟和外地疏散来的男子们大家紧急商量了一下如何对付这局势。由于前天乐业村的血的教训，因此大家意见很快得到一致——坚决抵抗到底。

虽然村里的武器装备很差，仅有八支较好的步枪和一支驳壳手枪，十多杆过时的大十响（即毛瑟枪）及十多颗手榴弹，此外还有十多杆十九世纪时留下的粉炮（又叫抬枪）。但大家表示同心合力，同舟共济，抱着誓死抵抗到底的决心。

接着很快就布置好力量：每个炮楼配备两支步枪和三杆毛瑟，三台粉炮和一些手榴弹。年轻力壮的青年作为步枪手，壮年为粉炮手，年轻妇女运送茶水……。刚布置好，敌人就跑到村子开始拍东边的后门了。此时防守东边炮楼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叫周宝光的，举起步枪从小炮眼瞄准打门的敌

人，“砰！”的一声，敌人倒下了，其余鬼子叽哩呱啦乱叫一顿仓惶逃跑。接着敌人的机枪、步枪象放鞭炮似的响了起来，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开始了。

“哒！哒！哒！砰！砰！砰！”……。鬼子一个轻机枪手伏在离后门30多米的一株大树根前，利用粗大的树杆作掩护，对准刚才有枪声的那个炮眼猛烈射击，谁知此时在这炮眼开枪的人已转移到另一处的炮眼监视着敌人了。而二楼上面另一位年轻枪手叫周纪庆的，从炮眼悄悄的朝下望去，正好那个鬼子轻机枪手全身暴露在眼底。于是，他不慌不忙地把枪架在炮眼上，居高临下，全神贯注瞄准敌人。“砰！”的一声，他看到敌人身体震动了一下，然后头一垂，双手一摊便软绵绵地躺着再也不能动撞。他意识到这个鬼子又到阎罗王那里报到去了。

不到十分钟时间连击毙了两个敌人，这消息传到全村，人人精神顿时振奋起来，大家斗志更加旺盛，打得更加沉着了。

“要沉住气，不发现目标绝不浪费一颗子弹。”大家互相勉励着。

敌人的枪声响得更密了。“哒！哒！哒！砰！砰！砰！”

“哒！砰！”“哒！砰！”……。这是敌人机枪和步枪响的声音，像春节人们放鞭炮一样，从不间断，而村子里只是久不时才发出“砰！”的一声枪声，偶尔也发出“轰！”的鞭炮声音。四周村子的人们都以为武器处于绝对劣势的猛上村的人们，看来都是凶多吉少的了。大家都为他们捏一把汗。

但情势正出于他们预料之外。

你看，敌人从东边的后门进攻，受挫了，又偷偷摸摸地

从西边的后门进攻。

在西边后门三四十米的竹林里，敌人在聚集兵力，村里的人隐隐约约地看到竹林里有许多敌人在走动。此时西边炮楼上的人们、把三杆粉炮对准竹林，炮手们勇敢地用肩头扛着粉炮，同时点燃了三根导火线，“轰！轰！轰！”烟雾弥漫整个炮楼，不计其数的象手指样大的铁丸扫到竹林，许多竹子被打折了，一些鬼子受伤了。敌人又疯狂的用机枪向炮楼扫射着。

事后听附近村一些被敌人拉去抬伤兵的村民说：敌人对我们的粉炮很害怕，因为它的杀伤力大，他们弄不清是什么武器，把它叫做“网炮”。

正是这些十九世纪时期的“网炮”打得敌人胆颤心惊。

“咚！咚！咚！”不知什么时候给一个鬼子摸近了西边炮楼跟前的一个死角。在用钉锄挖墙脚。怎么办呢？用枪打吗？看不见人。大家正着急。

“哦，差点忘记使用手榴弹，这正是发挥手榴弹作用的时候”。一个步枪手说着便从装枪弹的背袋里掏出一枚手榴弹，拉开了导火线，把手伸出窗外朝死角扔去。“轰！”的一声响过后，再也听不到下面有动静，估计这个挖墙脚的鬼子又被报销了。

一直战斗到九点多钟，敌人毫无进展。

“轰！轰！”敌人用上了炮。两发迫击炮弹落到村中间的屋顶上爆炸。

此时在炮楼上作战的人员立即全部撤下楼底防守。“轰！轰！”又有两发炮弹打中了东边的一座炮楼，炮弹在楼上爆炸了，楼板和行条都被炸断，幸好，楼上的人撤退得快，不然

就会出现伤亡。

由于每座炮楼都有四层，所以敌人的迫击炮弹都是在顶端一两层就爆炸了，始终不能落到底下一层，因此对人们的威胁不顶大，大家还是沉着应战，不让敌人靠近村边。

“轰”！又一发炮弹打中了东边炮楼上层墙壁，炸穿了一个大洞。敌人又用上了平射炮。

幸好村子是座落在低洼地带，平射炮也无法打到炮楼的下层。

战斗持续到中午，敌人仍毫不放松地进攻，枪声、炮声混杂着响个不停。此时村里参加战斗的人们稍有倦意。也许是精神过于紧张的原故，所以大家都不觉得肚子饿，只是感到舌干口渴。年青的妇女们知道了使用木炭炖了大锅稀粥送到各个战斗岗位给大家喝。（因为烧木炭没有火烟，而烧柴草有火烟，会给敌人发现目标）大家喝过了稀粥，精神又振作起来。

已经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了，敌人还是一筹莫展，此时忽然在东边正大门对面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土坡上弥漫着一股很浓的烟雾。这是敌人在那里放了烟雾弹，利用烟雾掩护着把一门山炮拉到小土坡上，对准村子大院的正大门。

“轰”！一枚巨大的炮弹把坚固的闸门轰塌了。鬼子们发出了一阵欢呼狂叫，以为已经打开一个大决口了。村里的人们并不因此而惊慌，相反的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歼敌的好机会。因为大闸门虽倒塌，而闸门内还有着一个小足球场一样宽阔的院子，进了院子后还得打开三个坚实的大门才能进入内院。而东西两边的下座炮楼和正门一排房子都有着密密麻麻的炮眼对着整个院子。敌人如果进到院子必定会被歼

灭。同时大家还预料到敌人可能会集中力量冲进院子来。因此马上调动人们把六台粉炮、六支步枪、一支快掣驳壳，还有十多颗手榴弹均匀的布置好在两座炮楼和正门的一排房子的炮眼上，监视着敌人的动静。

停了一会，真的敌人发起冲锋了。当第一个鬼子刚出现在倒塌了的闸门时，在西边炮楼里已经从炮眼举枪对准闸门的一个年轻枪手叫周纪安的马上瞄准敌人。“砰！”的一声，敌人像醉汉一样打了两个趔趄便倒了下去。后面的敌人还不怕死，十多个鬼子蜂拥着往大院子里冲。“轰！轰！轰！”三杆粉炮同时响了，铁丸子象秋风白落叶一样朝敌人扫去，快掣驳壳也砰！砰！砰！连续不断射击，冲进来的敌人纷纷倒下，侥幸剩下的两三个鬼子狼狈地溜了回去，敌人又失败了。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着。

此时群众自觉组织起来的自卫队，还有附近村有武器的村民自发的跟着自卫队在外围的山头上树林里射击着敌人，使敌人腹背受敌。

战斗到黄昏，敌人的枪声渐渐稀疏了，大概是因为天黑看不见目标的缘故。村里的人感到有些渺茫，因为晚上天黑是不好监视敌人动静的。幸好还有些朦胧月色，在一、二十米内还是可以勉强看到人影。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在险要地方固定人员监视敌人，其余战斗人员因战斗了整天已经感到很疲劳了，就在岗位上就地休息，一发生情况才起来战斗。所有身体健壮的老头子，四处流动观察敌人动静。一有情况马上通知。

到了半夜，在村后边外围一排厨房和牛栏的泥房，给敌人挖穿了墙壁窜到屋里放火烧房子了。一时火光熊熊，照得

大地如同白昼。当观察人员报告情况后，人们马上紧张起来，又调配力量到后面东西的两个炮楼和大厅一排有炮眼的地方监视着敌人。大概是敌人在白天冲锋时尝到了“闷炮”的滋味，因此未见有动静。只见大火从一间房屋蔓延到另一间房屋，不断燃烧着。看着就要烧到一间牛栏了。牛儿好象也懂得火会烧死它们似的，大牛牯们相继用角大力朝栏门猛撞。“哗！”的一声栏门给撞塌了，一群牛儿拥挤着奔了出来跑下了炮楼脚下的一条低密沟地。起初人们警惕地集中火力对准牛栏门，以为敌人利用牛群掩护冲锋。后来看到没有动静，才知道牛栏里没有敌人。牛群也化险为夷了。

夜更深了，敌人在外面叽里呱啦乱狂叫着。远处山峰和树林里的自卫队和群众的枪声也更密了，还夹杂着“冲啊！杀啊！”的叫喊声。这多少会给敌人的一些威胁，而对村里的人们来说却是个很大的鼓舞。

黎明前，敌人的枪炮声忽然又密集响了起来，子弹像雨点似的打在炮楼外的墙壁上。炮弹不断的轰响着。战斗了一天一夜的人们，虽然精神非常疲倦，但此时也得重新振作起来警惕地监视着敌人的动静，看敌人是否在黎明前再来一次猛攻。

半个钟头后，炮声沉寂了，枪声也稀稀疏疏时响时停渐渐远去了。原来是敌人集中火力掩护部队退却。

不久在村边不远处自卫队员和群众大声呼喊：“喂！敌人被打退了，我们来了，开门呀！”村里人们听到了喊声，顿时精神奋发，欢喜若狂，心情激动，立即开门出来与参战群众会见。大家互相问好祝贺！

此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曙光映红了大地。

战斗结束了，村上除了被敌人烧掉十多间泥房和被打破一些楼房外，其他都没受损失，全村人都安全无恙。而敌人除了死伤三十多人外还消耗了不少的弹药，并且一无所得。

禄新乡复旦村群众抗击日寇回忆点滴

黄德港

我是禄新乡复旦村人。1944年秋日本侵略者进犯广西时，我在禄新乡中心小学读书。

其时从广东入侵的日军和伪军沿江而上，守军一再后撤，战败的消息不断地从前方传来，人心惶惶，学生难以安心学习。日伪军迫近我县时，守军在东乡界顶和桂平蒙圩顶了一阵，我们才暂时稍为安定。此时由邓龙光任总司令的三十五集团军总部驻在我家。该部官兵伤亡甚众，几天几夜内不少伤员由民夫从前线抬到总部来医治，总部里有由美国人掌握的无线电台，该台的翻译官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向东南前进，那就说明战况有所好转；要是我们向来宾县西北部撤退，你们就得进山避难了”。

秋收后邓龙光部撤往来宾县，我村老百姓立即疏散。我家搬到本乡的地有村。国民党武宣县政府也到地有村来。他们押来数十名犯人。我父亲黄伯瑶对县长陈续先建议：“本

即县将全部沦陷，县政府自身难保，还关押这些犯人干什么？与其每人用几十斤米养他们，不如放他们回家”。陈续先采纳了这一建议，把犯人释放了。不久，武宣县全境沦陷，县政府迁往大琳乡。

我县刚沦陷，就有一支日军队伍从桐岭经地有村向来宾方向前进。当时我们在地有村背石山的一个大岩洞里。日军在山下的路走过时，我们几兄弟悄悄地爬上山顶，藏在隐蔽之处用望远镜往下看，看得很清楚。矮胖的日本兵驱赶着一群牛马，押着许多挑夫。这些挑夫都是日军抓来的，有男有女，有青壮年也有老人，他们都被迫挑着很重的担子。走得慢跟不上队的老人被打打骂骂。当晚日军在复旦村宿营，刚进村就到处搜索，见猪捉猪，见鸡捉鸡，把能找到的财物抢劫一空。他们宰猪剥了皮只要瘦肉，用木制的家俱和门板、楼板来烧火煮食，还往油缸里拉屎拉尿。离开复旦村时抓走十多人，其中一位我族房上60多岁的伯母（黄德清的母亲）刚押到村边就杀害了。后来被抓去的农民逃脱回来告诉我们，被日军抓去的妇女都挨强奸、轮奸。被抓去的十多人中，黄德朝、黄世良两人至今杳无音讯，看来是被杀害了。

日军烧杀掳掠，惨无人道的行径，激起群众的愤怒。各地老百姓都不愿当亡国奴，组织起来抗击日军。复旦村的黄德略、黄德湖、黄德部、黄德西等二十多人在禄新乡长黄德广的支持下，在方学村路边埋伏，袭击从来宾来的日军，战斗两小时左右，日军逃走，丢下部分行李和抢来东西。黄德部作战时被日军打中头部，三天后不治牺牲。不久，一批日军经过复旦，在该村桥头受到农民截击，无法前进，丢下行李，走田间小路向贵来村逃走。由于复旦村群众武器简陋，